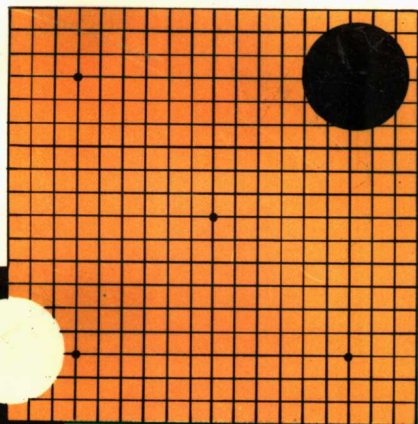


WEI QI CHUN QIU

围棋春秋



赵之云 著

SHANGHAISHUDIAN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围棋春秋

赵之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毅强

装帧设计：柯国富

封面题签：鲁 兵(指书)

围棋春秋

赵之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43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一版 199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569-765-5/G·52

定价：7.00 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自序

《淮南子》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看来人生年过半百，是该认真总结一下经验了。

对今年已五十一岁的我来说，与围棋结缘已有四十四年。所以说经验，总离不开围棋。

我七岁时，母亲开始教我和哥哥（原上海青少年体校围棋教练赵之华，1978年去世）下围棋。母亲擅长文史，围棋程度有限，她教棋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孩子多懂一门游戏。当然，那时父母不可能料到我们兄弟后来都成为围棋工作者。

从此以后，不论我的生活环境发生怎样的变迁，棋盘棋子始终与我相随。

记得学棋的最初阶段，我对围棋兴趣不大，原因在于对手仅有哥哥一人，而我和他下又多半要输。直至建国前夕，我家从南京迁至上海，情况才起了变化。

50年代初，上海中山公园文化馆中设有棋室，吸引了不少围棋爱好者。由于我家就在公园附近，我们兄弟也成了棋室的常客。对手多了，互相竞争的局面自然形成。就在这里，我们有幸遇到第一位老师蔡子玉先生。

蔡先生当时年已古稀，但腰腿硬朗，他在清末当过京官，知道不少清廷掌故，因此很受人们敬重。不过蔡先生棋艺不算高，大约仅达到七、八级水平。

不久，蔡先生指导我们已感困难，于是他又为我们请来另一位老师胡平甫先生。胡先生是中山公园一带最强的棋手，他的水平足可让我五、六子。可是，当胡先生自称他的水平至多仅达到“初段”时，我们都感到吃惊。后来，胡先生认为我们可教，又带我们去名师郭同甫先生家中学棋。

郭先生是福州人，当时年近七十。他在清末当过福建某县知事，嗜酒工诗，擅长琴棋。他因年迈行走不便，平日深居简出，与棋界名手很少交往。郭先生的棋计算能力过人，在棋界自成风格。他推崇中国古棋，甚至认为日本围棋不足取法，这种见解虽然不合时宜，但对我们兄弟影响很深。数年之间，我们阅读了不少古谱，不过那时因缺乏分析能力，仅能学得一些皮毛。

对于小辈棋手，郭先生总喜欢多让几子，我在他那里升至七子后，他就不再和我对局了。于是我们兄弟开始走向襄阳公园、延安棋室、品芳茶楼等处广泛学习。当时，上海是全国名手荟萃之地，老一辈国手如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王幼宸、曹钧石、王志贤、林勉等都乐意指导我们，因此棋艺提高较快。至50年代后期，我们“赵氏兄弟”在上海市围棋比赛中已经榜上有名。

1963年间，我离开上海，到福州市体委任业余围棋教练，平时在我姨母家中居住。姨母一家对我关怀备至，使我每天有充裕的时间进修业务。在这期间，我看谱的面渐广，通过不断的比较，古棋在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逐渐动摇，过去下棋思考方法的正确与否也引起了我的反省。

回顾60年代，我的棋艺提高缓慢，主要原因是周围没有更强的棋手，我渐渐陷入“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的苦闷之中。我意识到单纯看谱收益不大，于是每天腾出些时间广泛阅读书籍，希望自己的思路能开阔一些。同时我又结识了几位青年艺术工作者，他们的专项虽然与我不同，但艺术理论往往彼此相通。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领悟出艺术之道贵在寓有新意，围棋自然也不例外。尽管中外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不少令人敬佩的大国手，但后胜于前是围棋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这个道理清代国手范西屏在《桃花泉弈谱·叙》中已谈得十分清楚，可惜我开窍得晚了。从此我研究的重点转向近代与现代棋谱。

然而，这种宁静的生活持续不了多久，“文革”风暴席卷大地，围棋项目成了“四旧”。60年代末，我来到福建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

至70年代初期，围棋又有复苏之势，我也返回福州市体委继续教

棋。

1975年，我终于走进福建省体工队的大门，成为一名专业围棋运动员，之后，我又曾兼任省围棋队教练。

1983年春，我从福建迁回上海，入徐汇区工人俱乐部工作。

在俱乐部期间，我每天照例要看些棋谱，但职务到底变了，精力受到一定牵制。棋界同仁似乎没有忘记我，他们经常约我写稿。回想起来，80年代中期我笔耕甚勤，做到日无虚度，撰写了包括《围棋词典》在内的不少文字。

1986年，上海棋社领导认为我在业务方面还有寸长可取，调我至《围棋》月刊任职，于是我又一次成为专职围棋工作者。

前几年，我因编写围棋书谱，结识了棋友杨柏伟同志。柏伟同志毕业于上海大学历史系，对象棋、围棋及棋史掌故均有兴趣。他觉得，唯有像我这样处于围棋由衰而盛的交递时代的棋手，才可能有如此长期出入于“业余”与“专业”之间的曲折经历。这种经历对我棋艺的增长固然不无影响，但对了解旧时代棋人棋事未尝没有裨益。因此，柏伟同志对我不成熟的文字也表示了出人意外的偏爱。我发表的杂乱文章经他分门别类整理后，居然集腋成裘，裒为一册，取名《围棋春秋》。

我的好友鲁兵先生为本书题签，鲁兵先生多才多艺，诗文书画均臻上乘，他的题字无疑使本书生色。

最后，愿本书能给围棋爱好者带来乐趣。

赵之云 1992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自序.....	(1)
---------	-----

棋人棋事

围棋古谱漫话.....	(3)
-------------	-----

晚清围棋谱及其编者.....	(6)
----------------	-----

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11)
---------------	------

属“龙”的中国围棋名手.....	(34)
------------------	------

我所了解的顾水如先生.....	(36)
-----------------	------

桐城大将.....	(52)
-----------	------

上海弈坛群英谱.....	(77)
--------------	------

近代围棋大后台段祺瑞.....	(83)
-----------------	------

大赛录像

中原逐鹿记.....	(91)
------------	------

烟花三月下扬州.....	(110)
--------------	-------

嘉定角技.....	(117)
-----------	-------

“马”年第一赛拾萃.....	(126)
----------------	-------

别开生面的较量.....	(137)
--------------	-------

中日业余十强对抗赛即景.....	(142)
------------------	-------

雪天里的攻坚战.....	(148)
--------------	-------

新星闪烁的盛会.....	(153)
--------------	-------

名局评解

中国围棋名局选评

徐星友——黄龙士.....	(165)
---------------	-------

陈子仙——周小松.....	(173)
---------------	-------

王子晏——桥本宇太郎.....	(182)
-----------------	-------

安藤英雄——赵之华	(186)
马晓春——汪见虹	(189)
车泽武——蔡文河	(194)
金秀壮——吴淞笙	(199)

日本围棋名局选评

道砂——道策	(201)
安节——丈和	(207)
秀策——太田雄藏	(214)
岩本薰——桥本宇太郎	(219)
高川格——木谷实	(224)
吴清源——高川格	(228)
半田道玄——藤泽朋斋	(234)
坂田荣男——林海峰	(242)
大竹英雄——石田芳夫	(253)
大竹英雄——藤泽秀行	(259)

附录

棋风漫谈	(264)
“棋人”赵之云	(268)
编后记	(270)

棋 人 棋 事

围棋古谱漫话

围棋是我国传统艺术瑰宝，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它已在中原一带流行。长期以来，它与琴、书、画并称为“四大艺术”，深受人民喜爱。

作为艺术，围棋虽然独立为一门，但艺术工作者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要靠自己的作品去赢得社会的认可。棋谱就是棋手的作品。棋手之于棋谱，正如琴师之于鼓奏乐曲，书、画家之于传世真迹，他们的聪明才智与艺术风格，正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才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围棋棋谱不仅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也是具有说服力的文献。它理当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所谓围棋古谱，通常是指列有“势子”——即对局前先在角部固定位置安放黑白各二子的棋谱，其时限在清代以前。进入民国后，由于日本棋法输入，“势子”逐渐废止，这以后的棋谱就被称为“近代”或“现代”的棋谱了。

中国围棋古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编纂古谱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隋书·经籍志》中已载有《碁势》、《碁图势》等多种；至郑樵《通志》中又增有《基本》、《凤池图》等数种。按理说，前者应是南北朝乃至更早时期的围棋著作，后者也当是不晚于唐代的围棋著作。但以上书籍久已散佚，内容无可查考。不过宋代的《忘忧清乐集》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中，此谱成于12世纪前期，距今近九百年，足证我国编纂棋谱历史悠久。元代棋谱仅存《玄玄棋经》，这是备受海内外棋家推崇之作，其中残局构思精巧，估计当时我国棋艺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进入明代以后，官僚文士普遍爱好围棋，可是当时有条件编纂棋谱的往往是些上层文人，他们习惯于按编“类书”的方法来对待棋谱，加以明代思想界对宋代旧学的推崇，棋谱内容也多少受到影响。一般

说，明代棋谱的模式和宋、元棋谱基本相仿，即全谱由理论文字、棋式、对局、棋势综合组成，有似于一部围棋“小百科”。这种综合型的棋谱在初期应能起到兼收并蓄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重叠而又缺乏新意的弱点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可能是明代棋谱长期以来不受人们注意的原因之一。现在，不少明谱都成为有待发掘的罕见孤本了。

从明末至清乾隆中期约一百五十年间，我国棋艺急剧提高，先后涌现了以过伯龄、周懒予、周东侯、汪汉年、黄龙士、徐星友、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定庵等为代表的大批国手。这期间，我国围棋无论在布局、中盘，抑是残局的研究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前人未见的变化得以揭示出来，旧式综合型的棋谱已很难容纳如此丰富的内容了，于是，分门别类的棋谱也应运而生。例如评论棋局变化的《兼山堂弈谱》、集古代残局作品大成的《官子谱》、研究布局与棋式变化的《桃花泉弈谱》、《弈理指归图》等，这些棋谱分析棋理远较前人清晰，是我国封建时代围棋鼎盛时期的代表作。

乾隆后期直至清末，我国棋运由盛转衰，棋艺节节下降，但从清初以来积累的丰富围棋资料为编纂大型围棋丛谱提供了条件。及至光绪年间，邓元鋐、鲍鼎、王存善、黄绍箕、蒯光典等致力于收集古谱，他们互通声气、孜孜以求，将林林总总的前人对局分别整理归类。1881~1897年前后约十六年间，他们先后分别推出《弈潜斋集谱》、《寄青霞馆弈选》、《蜗谿弈录》、《海昌二妙集》等丛谱，保存了大量清代国手的对局和部分拟谱名作，人称为“晚清围棋四大丛谱”。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作出这样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称道的。直到今天，以上诸谱仍被视为我们探索清代棋艺的主要参考书籍。

清代以前中国围棋古谱编纂、整理的情况大致如上。毫无疑问，前人在这方面已作过大量工作，他们的功绩不可磨灭。但古谱的研究、整理是否已无须继续深入？前人的编纂工作是否已完成得尽善尽美？我是持否定意见的。今天，古谱的编纂与研究还远远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其中某些领域还近于空白。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有责任做出新的突破。这里，我们且不论许多明代棋谱至今尚未整理，许多珍

本棋谱至今还束之高阁，即使是被公认为“集清代国手对局大全”的正、续《寄青霞馆弈选》(全书汇集清代国手对局及自拟谱九百余局)也还存有不少欠缺。例如此书遗漏不少重要对局(如周贻予对汪汉年若干局，施定庵对赵两峰若干局)，将明人棋谱误作清人棋谱(如误选入江君甫对野雪的对局)，无质量高下标准地删除清初国手大量对局(如曹元尊、姚书升均系清初国手，对局无一入选)，将棋人小传张冠李戴(如误以程德堂、程国贤为同一人)，有些棋谱当时尚未收录(如《董六泉弈谱》等)，对文献价值不够重视(如无故删去有记载的对局时间，不注明引用对局来历)，以及校勘不细、屡见错误等。当然，我们对百年前私家编纂的丛谱不宜过分苛求，也绝对无意贬低这部皇皇巨著的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此书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所以举它为例，更可以说明今天整理、重刊古谱具有重要意义。

有鉴于此，已有出版单位决定组织专门力量有系统地整理、重刊若干有价值的古谱，将古代棋手呕心沥血的实战谱与名作向读者展示，这真是一件嘉惠弈林的大好事！不用说，要完成这么一套网罗千载古谱的巨著，将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但中国棋手不能不了解自己前人走过的曲折道路，中国对古谱的整理、研究也不能长期远远落后于日本(日本在整理古谱方面，早已完成《历代名人打碁大系》、《围碁名局集成》、《御城碁谱》等很多卷帙浩繁的名著)。中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不只中国围棋爱好者需要了解自己的过去，而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围棋爱好者也迟早会来追寻围棋的“根”的。那时候，我想人们将会明白今天整理、重刊围棋古谱的意义。

古人称围棋为“手谈”，这是颇有深意的。古谱看多看懂了，就等于和古代棋手间接进行了“手谈”，渐渐地，你将与他们心曲相通，理解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生活的棋手的独到思路。奥秘的古代围棋世界之门在你的面前敞开，你将获得某种跨越于时代的精神享受。你会发现，原来，那种悠游于古松流水之间宠辱皆忘的超脱境界，离我们并不遥远。

晚清围棋谱及其编者

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間，我国围棋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现存当时名手对局的总数已超过千局，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布局、官子的专著。当我们面对如此丰富多采的资料时，可曾想到：在漫长的岁月里，如果没有一批热心于围棋事业的工作者——他们兢兢业业地四处收集棋稿，仔细校勘、编排次第，并促使棋谱大量刊行……，那末，肯定有不少棋人棋事和对局将就此湮没无闻。

从清初到嘉庆、道光年間，以李以理、陶式玉、金樛志、汪秩等为代表的围棋谱录家，先后刊印了部分重要棋谱，但当时普遍存在印量少、内容重复、价格昂贵等一系列问题，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直到晚清光绪年間，由邓元鏞、鲍鼎、王存善、黄绍箕、蒯光典等棋谱编印家刊印了成批高质量的棋谱，才使许多在过去只是“私人秘笈”的对局，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以下，我分别介绍晚清棋谱及其编者的情况。

一、邓元鏞和《弈潜斋棋谱》

邓元鏞，字纯丰，号弈潜斋主人，江苏无锡人，生于1848年，曾任四川清州长宁知县、成都知县。

邓元鏞善诗、工书法，十九岁才开始学棋，与吕书舫、毛彭龄等结为棋友。他以满腔热忱广泛地收集围棋资料，1875年他曾乘舟从四川返无锡，路过武汉、南京、上海诸地，遍觅旧谱。从1881年至1898年，陆续编印了“弈潜斋刊本”棋谱十四册。这部书以收集黄龙士、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定庵的对局为主，另外包括《棋经十三篇》、《桃花泉棋谱》、《弈理指归图》、《弈理指归续编》、《前代弈谱目录》和《历代弈事辑略》等书。其中，1898年刊印的《历代弈事辑略》是邓元鏞1887年任长宁知县时，以十年光阴遍读二十四史，择抄有关围棋史料

汇集而成的。《辑略》虽然对封建时期围棋发展的状况未能深入、全面地揭示，但凡属“正史”中的资料，多被它一一采摭，所以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弈潜斋刊本”的棋谱，刻工精美异常，又经过邓元鏞、鲍鼎的勘误，深受当时读者欢迎。

邓元鏞曾到云南，观察了云南子的制造过程，并写了札记。

1922年，已经年逾古稀的邓元鏞又和陈覆悦等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定期围棋刊物——由成都围棋俱乐部发行的《弈学月刊》，这部刊物发行量少，今天已成为罕见书籍。其中不乏充实的内容，如《蜗髻遗札》、《潜斋别录》等文，都与棋史、掌故有关。在另一篇《石室启秘》文中，还首次提到了“四大景词”的作者姓名，并及时刊载当时中日高手交流的对局。计算下来，从邓元鏞1881年刻印《弈棋斋棋谱》到1922年主编《弈学月刊》，前后整整经历了四十余年。

相传邓元鏞晚年由四川重返故园，在路过上海时曾计划增刻棋谱，但未能如愿。

二、王存善和《寄青霞馆弈选》

王存善，字子展，杭州人，是《寄青霞馆弈选》的编者。

相传王存善早年曾经过海宁施定庵的故居访问周围高年邻里，并看见施宅尚保存棋谱十六册，其中对子、受子纪录不下千局。后来，由于多年时局动荡不定（估计主要指太平天国起义直至失败），当王存善再次到海宁查访时，发现所有棋谱已荡然无存，目睹这一损失，使他深深感到妥善保存资料的重要意义，也可能这正是促使他有志于编印棋谱的原因之一。

1895年，王存善在广东刻印了《寄青霞馆弈选正编》八册，计五百三十余局，这在当时已是收集相当全面的棋谱。此后，鲍鼎又支援王存善一批资料，使他有条件继续刻成《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八册。全书采摭清代棋谱四十余种，合计清代对局848局，黄龙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拟谱76局，日本、琉球古棋37局，并附有简略弈人小传。被当时公认为是集清代棋手对局大成的代表作。

《寄青霞馆弈选》印数多，刻板精致，流传较广，它的出版，使古棋爱好者开扩了眼界，直到今天，《寄青霞馆弈选》仍是全面了解清代围棋的重要书籍之一。

三、《海昌二妙集》的编者黄绍箕和蒯光典

黄绍箕、蒯光典是晚清著名人士，《海昌二妙集》是黄、蒯用“浮屠末斋主人”和“斤竹山民”笔名共同编辑的棋谱。

黄绍箕，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同治、光绪年间著名翰林黄体芳子，光绪六年进士，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沈曾植时有交往，博学而精于鉴定文物。主张维新变法，是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黄绍箕又受到张之洞的赏识，认为他“志远才长，治事缜密，中西学均能贯通”，黄绍箕也为张之洞进呈《劝学篇》。他还著有《中国教育史》，卒于1907年，享年54岁。

蒯光典，字礼卿，合肥人，清著名官僚蒯德模子，光绪九年进士，充清会典馆总办，曾先后应刘坤一、张之洞聘，主钟山书院、两湖书院讲席，他在设立学堂，治理盐场、水利，筹办工厂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享年54岁。李子干所编棋谱《手谈随录》中载有他的对局。

由于黄、蒯二人见识广博，又精于目录校讎之学。因此，尽管《海昌二妙集》只是一部关于研究范西屏、施定庵两位国手的专集，却具有翔实、缜密、不囿于前人旧说的优点，在编辑方法上比前人棋谱有所进步。

《海昌二妙集》首先利用了年谱的形式，把确凿有据的部分和仅属于传说轶闻部分截然分开，使读者对范、施二国手生平梗概了然于心。此外，在选用的棋谱后面，必要时就附加案语，这部分可以看出黄、蒯在古谱方面某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他们曾提出：黄龙士、徐星友《血泪篇》十局的批语，是徐星友亲自评说的；又指出：所谓范、施《当湖十局》，双方先后手不等，其中难免有所掺杂等。黄、蒯这种既敢于下断语，又勇于质疑的精神，受到了行家的赞赏。

对古谱爱好者来说，《海昌二妙集》几乎成为必备的书籍之一，这它要当然在于范、施两大国手的精湛棋艺，然而黄绍箕、蒯光典在编

辑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起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四、鲍鼎和《蜗蓂弈录》

鲍鼎，字筱舟，安徽歙县人。皖南一带自明、清以来围棋活动十分活跃（现在姓名可考的棋手如程汝亮、汪汉年、程兰如等不下二三十人），同治、光绪年间，周小松辑的《皖游弈萃》就向读者展示了当时安徽棋界人才济济的盛况。

稍早于鲍鼎的前辈棋手，有乾、嘉年间的谱录大家汪秩，另一名嘉庆年间的高手胡敬夫，则熟悉于棋界掌故轶闻，鲍鼎的父亲鲍瑞骏亦多才多艺。在这种环境影响下，鲍鼎早年就注意各方面围棋资料，编多《乾坤六子谱》。他曾先后到汪君佩、朱久世等前辈处抄录罕见棋谱，到了光绪年间，他编印了《蜗蓂弈录》八种。

《蜗蓂弈录》，包括《黄龙士全图》、《弈括》、《围棋近谱》、《晚香亭弈谱》、《弈理指归续编》和《国弈初刊》、《国弈二刊》、《国弈三刊》。

在这八种棋谱中，值得注意的是《初刊》、《二刊》和《三刊》。

《国弈初刊》印于1885年，主要刊载清代我国封建社会围棋全盛时期（即顺治年至乾隆中叶）的对局，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钞本，它的出版，为十年后王存善编印《寄青霞馆弈选续编》补充了资料。

《国弈二刊》印于1887年，以清代名手让子棋为主，其中除了重刊《怡怡堂围棋新谱》、《绘声园弈谱》、《师竹斋谱》外，增添了不少内容，如曾受到李汝珍重视的《血泪篇》十局的批语，辗转流传了七十余年，终于在《二刊》中首次发表。

《国弈三刊》印于1889年，选载了乾隆中叶以后部分名手的棋谱，其中除已经知名的李步青、韩学元、僧贯如、顾审音外，还补入巴汉东、火胜全、罗仰山、严月舟等人的对局。这批资料是我国围棋艺术由全盛时期过渡到乾、嘉年间的实战纪录，它书未见著录，其价值显而易见。

鲍鼎曾编有《弈人传》，未见发表。

鲍鼎不仅编印了《蜗蓂弈录》，还曾经帮助邓元鏹校对《弈理指归续编》，为黄绍箕、蒯光典联系《海昌二妙集》刻板付印等有关事宜，并提